

毒蛇慘案

叙

做小說。有一種是平空捏造。信口開合。說得讀者心旌搖搖。目迷五色。作無際無邊的無聊幻想。這是給讀者一個無謂的精神損失。更可以說著者的筆下罪過。然則看小說也不是一種容易事情。有虛。有實。有正。有反。有伏線。有呼應。都得用各種不同的眼光來讀。譬如有些地方。著者不能夠爽快地自描。只好用譏諷或比喻的筆法來敘述其事。抽象的文章。讀者時常可以認作寫實的事件。那也未免冤枉著者一番苦心啦。

我這一部福爾摩斯代表作第三集『毒蛇慘案』完全根據筆記及報章記載。集合而成。沒有粉飾。沒有添裝。沒有減短。因為這事實的發展。很是曲折離奇。恰合小說的資料。尤其與偵探小說體材不謀而吻。所以純料用敘述的筆法來著作成功。在這裏。我便希望讀者用正常的目光來看牠。

另一方我更希望讀者們。在讀本書之後。須要兼顧到南島漁民生活如何苦惱。海盜如何兇惡。外來的宗教勢力如何廣大。

知己啦。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代表作 第三集

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劍鳴在上

毒蛇慘案 第三集

『因果循環。報應不爽。』這兩句話我們祇能當牠是佛經上箴世戒俗的格言。却不能眞夠去承認牠靈驗有效。不過天下之大。人類之繁。所作所爲。每每有與因果暗相吻合的。我們僅能說是『偶然』。絕不可指爲『必然』。

從道德法律方面講。那便是『殺人者人恆殺之』。這是千古不易的公論。就本集各色人物來討論。是遭慘殺之禍的。除掉江老太太。是『冤死』之外。則皆有可殺之道。可死之處。江大馬搶劫鉅量的珍寶。已獲深重的罪戾。猶欲一口緊吞。充塞貪囊。不令同儕稍得餘潤。更屬自尋死路。於人何尤。郭汝成心懷叵測。行動乖張。乘人危難的時候。妄想逞個人的私慾。由此便演出昏夜劫美的一幕。江母雖爲牛二所殺。推源溯始。郭汝成應負『伯仁由我而死』的罪責。待到短兵相接。爭財奪美的時候。又不惜引虎自衛。去乞救于異國元兇。真是死有餘辜。顏德俊不在海南島送命。逃竄途中復遇一卓友堂。做了一回救星。這都是呼起下文的伏筆。到上海竟能恣情『享受』二十年之久。確是他的非常

幸運。雖慘死必當瞑目了。其他如吳王小林均有可死之道。

說部有誘導規勸讀者的義務。所以着筆不離『善善惡惡的正軌』雖未抹煞事實真相。可是有一二處。不得不稍加增飾。這一點。要請讀者原諒的。

二十六年夏景星：在上海近芳樓

馬家驊

顏德俊



吳春生

林小



郭汝成

江大馬



江母

江小姐



王三峰

順王



孫富

孫貴



許連盛

羊惠民



卓老兒

白爾連罕



牛德本

陶承幹

法官

總局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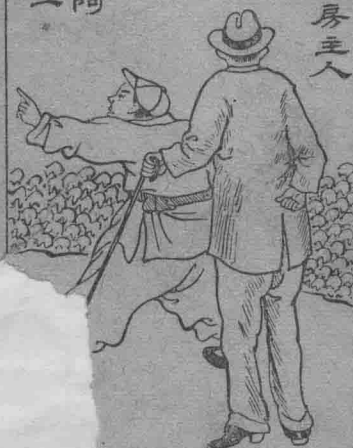


孫碧微

侯璧士

洋房主人

二阿



顧大人

卜老兒



姜耀先

劉海仙



林泉

苗奉善



霍德

李博士



福爾摩斯

偵探奇案

代表作 第三集

毒蛇慘案

汪劍鳴著

一

那四季皆春的海南島，是廣東省南端的海中一個小島，面積很大，共有文昌、瓊州等十多個縣份。一向是在中國民國的版圖之內，島上的民衆，有十分之六七靠捕漁採珠過活，風氣閉塞，民性敦厚樸實，出入息終年無憂衣食，缺乏更少兵燹之災，因此便有『世外桃源』的稱謂。誰知在滿清末葉的時代，皇帝懦弱，權閹當道，辱國喪體的事件接踵而起，紙窗被人揭破，虎視眈眈的東鄰西屬，一齊放出嚴酷的手腕，猙獰的面目，得寸進尺，經濟政治軍事三面張網，真夠是無孔不入，無處不攢，尤其是我們的親善芳隣，明火執仗，爲所欲爲，就連海中的魚鱉也得任意放過若干機械輪船來到我們的領海中，隨意採捕，可憐濱海的漁民們，連大氣也不敢伸一口，祇好揩着眼淚，望住他們的敵人，將養生的來源，一大船一大船滿載而歸，誰敢在牙縫裏碰出一個『不』字來？對不住，大礮機關槍能連人帶船打成粉碎，無處告狀，沒法伸冤，便有人呈請官府保護，是不能發生一絲一毫的效力，這也難怪，有無數的通商要津，還得拱手讓人，這一些微末的小事，當然不必再加『注意』了，於是漁民們無魚可捕之後，便流亡各地，爲着飢寒交迫的緣故，不得不挺而走險，去幹犯法的勾當，海南島的居民，何能例外？始則三五合夥，半偷半搶，只在瓊州海峽一帶活動，後來愈弄，胆子愈大，慾望愈高，竟三幫聯合，五黨成羣，的大劫大掠，凡屬瓊州合浦東海島而至香港、新加坡等各短程航線中，幾乎沒有一條上無海盜的蹤影，因爲那時航海的船隻，大多是木製的肌船，僅有少數的英法日美各國的郵輪，往來香港上海星埠一線，因此海盜們不劫則已，一動身便有若干的財帛到手，四五年後，海盜

中因積蓄到鉅金而紛紛退隱到內地去作富翁的多得不可勝計。賣買這樣的好無怪有大量的失業漁民齊來請求加入爲盜了。這時海南島的瓊東縣領的東海濱有一個規模宏大的海盜機關，却是設在南華六祖寺的下院裏面。兩個大首領一個叫顏德俊，一個叫郭汝成，他倆在民國二年時，姓顏的在海南島獨霸一方，姓郭的却在廣州海灣中的東海島博賀灣一帶耀武揚威，勢力廣大，因爲不期而遇的，因搶一隻商船，大家種下仇恨，便約期決一死戰。這時有一位三灶的首領叫江大馬的，知悉此事，他是雙方面的友好，便趕得來力任魯仲連，往來奔波解釋，好不容易才消彌了二虎相爭的一齣慘劇。後來廣東政府特派重兵鎮守赤坎西營海安所，一路海濱的要塞，郭汝成頓覺勢孤力薄，難與官兵相敵，便不得不來與顏德俊互論抵敵之法。江大馬同時也因被官兵逼得走投無路，也自到顏家來商量。經過三方面的數次洽談，決定併成一股，增厚勢力，設總辦事處在六祖下院。所有船隻、人口、武器均泊入鮫魚港內，按日輪流出差去打劫航行的船隻，劫得銀兩、米布之類，一律存入總倉。按月一分，這樣的共做了半年多時日。大家倒也推心置腹，並無歧見，異議發生。那一天臨到江大馬當班了，出來行劫到一隻販賣珠寶商人的帆船，共劫到奎珠四千顆，寶石一小袋（約千餘粒），名貴的鑽石十五粒，每粒均是價值五萬以外的奇珍，可見常言道得好，不見橫財，不起歹意。江大馬見這一大筆財物到手，不由的暗自盤算道：若是如數交與他們，大家一分，我還能到手多少呢？不如一股緊吞，待到將我母與妹子設法送出海南島之後，我再趁他們不知不覺的溜之大吉，不論走到天涯海角，只消有了這樣多的寶貝在手，這一世還愁沒福享麼？他打定了主張，便關照三隻船上的小盜們，叫他們嚴守秘密，他預備去將珠寶一齊去換成現金，再來與今日值班的兄弟們按份均分。大家聽得無不高興快活，按照這劫到的珠寶鑽石價值結算，不下數百萬元。三隻船上的弟兄祇有六十三人，至少數目，每人也得分到個一二萬咧……三隻船泊入鮫魚港，江大馬登岸入寺，對顏郭二人說：勿忙勞碌了一天，巧得很，竟沒有瞧到一隻船。當時顏郭兩個那知就真均道辛苦，辛苦：空一趟，有甚打緊，勝敗軍家常事，不必斤斤計較了。晚飯後也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去了。且這顏德俊到家，正要入房就寢，忽有一個小婢跑來說：外面有一個人，要求見大王。顏德俊問是

個什麼樣的人。她說是一個貧苦模樣的。顏大王便叫她去領那人進來。他仔細一望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却是第十七號船上的。燒飯火頭。夫小林。他見顏德俊就恭而且敬的立正行禮。低聲道：「大王我現有一事。非常要緊。要報告你老人家。」顏大王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他却疑遲不決的。半天才吞吞吐吐的說：「不過在我沒有告訴大王之前。却有三件事要請大王答應。我方才敢說。咧。他聽得忙道：「那三件。快說快說。」……小林說第一件。這事關係非常的重大。我說出來之後。說不定就有性命之憂呢。大王要担保不叫我送命。第二件。我的胆小。最怕出差。請大王調我在岸上做飯。第三件。我爽快的說。大王在發了大財之後。須養我到老終身。顏德俊道：「你且將那事情說來。如果實在重要。那我必然許你這三個條件。」……小林道：「才一五一十。將江大馬吞滅了劫到的大宗珍寶。如何開照衆人。如何允許衆人的一件事。詳細的說了一遍。顏德俊聽得。不由的心中一震。暗道：「怪不得他在回來的時候。言語支吾。態度尷尬。他霍的跳起來。將小林兩肩抓住。兩眼光碌碌的轉了幾轉。釘在小林的臉上。放射着可怕的兇光來。低聲道：「小林……你的話確實麼？」……小林急道：「在大王的面前。我有多大的胆子。敢有一句虛說啊。他捧笑道：「料你不敢。否則便請你嚐嚐我的傢伙滋味。他說着。又將腰間懸掛的那柄手槍。拍了一拍。稍停又道：「小林。你在告訴我之後。還要告訴其他的人嗎？」小林道：「大王真在戲弄我。我既來告訴大王。還敢再去告訴別人。不怕你老人家的無情鐵彈麼？」他又皺眉說：「這裏的大王。有兩個。爲什麼單獨來告訴我呢？」小林道：「這個還要問什麼。我告訴大王。那也不消說。是大王平日待人寬厚的緣故。那個姓郭的。性如烈火。動不動的就要舉手打人。甚至在別處受了人的氣。悶就得亂拿手下人來出氣。這那裏像一位大王呢。簡直是個不講道理的瘋漢子啊。休道這種好消息。我不會去送給他。便是沒有這樣好的消息。我也不屑送給他的。大王儘可放心。在你老將這一票銀子弄到手之後。我便到府上來幫忙了。從此以後。我便跟隨大王。一生一世。也不願去再聽別人的差用。啦。顏德俊聽得心花怒放。便道：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你到這裏來。我自然得將你視為心腹。到那時有了這一筆偌大的家私。僱使用的人。必然衆多。我的內中事務。正需你這麼一個人來管理呢。你要知道。我從來不肯待虧了別人的。從今天現在起。你就在我家住吧。以免旁人來尋仇蹈隙。小林拜謝留下。來便在這」

天的夜間，顏大王帶了四名心腹的弟兄們，悄悄的掩到江家的住所。原來他住的房子，是在六祖下院的北邊，一個市稍頭上，很荒僻的場合，是一宅六間，兩合丁字式的房屋。他母親與妹妹，是住在後面的南北兩廂房下。他本人的臥室，却在前客室的後面第二間中。顏大王料想向他明說不行，便是施用強硬的手段，也是無效。何況江大馬生就一副銅頭鐵臂，端的了得，就有三五個小夥子上去，他絕不買帳的。他遂決定使用軟困的方法，先在小窗外燃起悶室，呼吸吸約，噤口煙草，然後輕輕的將門撬開了。先將江大馬用繩索細繫得像粽子一般，還恐他醒轉來呼人救應，順手用棉布一大塊，將他的口塞起來。這才執着燭台，四下裏仔細搜尋，果然不費工夫，就在他的床下一隻小木箱中，將他劫得的珍珠鑽石，一齊用一隻皮袋兒裝盛起來，收藏到身邊，站在床榻前，默想了半天，打點對付江大馬的手續。暗道：「如果就此回去放了他，那麼，他既失去了這一大票橫財，必不肯輕易罷休。天下的事情，不問你做的如何秘密，却終有一天走失了風聲的。那時，他豈不要與性命相撲麼？不管他，且殺了以滅口。」他又徵求同去的四名心腹的意見，他們都贊成殺了他，以杜後患。顏大王眼珠一轉，頓時又進一步，想出一個好主張來了。他便叫他們四個人，將他抬到海濱的山峽上，將他扔下去，葬身魚腹。幹妥之後，到顏宅覆命。他四個便領命，將一個昏迷不醒的江大馬，抬手捧足的，向海濱奔去。他留室中，在案前坐定，抽斗裏取出四張信箋，兩只封袋，提筆寫道：

母親大人膝下，孩兒不孝，自幼不習正當行爲，致青年時代，不能振家立業，誤入歧途，與盜匪爲伍，挺而走險，作惡犯法，罪不容誅，連累大人，時時担驚受怕，賢妹亦惶恐不安。孩兒清夜捫心，不勝慚汗，常自疚自責，終擬設法離此匪窟，即作一小本經紀，仰事老母，俯育弱妹，亦問心無愧。但天不從人之願，此事雖早爲籌謀，但以顏郭二兄待男恩義深摯，尤過同胞，見男稍有失意之色，彼等即必百般勸慰，又以手下弟兄推崇愛戴，極爲真誠，三則未遇機緣，如此種種原因，男不得不暫作勾留。前日得南京朋友李君來函，招致男北上，爲革命軍效力，祇須熟悉用槍門徑，及臨陣胆識，便在短時期中有充任連長或營長之希望。且李君現任第八師第三旅旅長，願全力爲男保薦。如此良機，萬不能失。本擬稟明大人，及告知賢妹，一同動身，但又恐顏郭兩位大哥，與男之下屬，從中阻撓，則必難

如願熱思之下，唯有男先赴金陵，待安排停當後，再來信恭迎。大人與賢妹來京，那時因我已身在數千里外，彼等又必不致強留吾之母；妹也，行色匆匆，書難達意，肅此敬請。

大人萬福金安

男大馬留某年某月某日

附告者，即聞得北軍現在黃河流域，與國民革命軍頑抗，祇恐上差臨陣，期促，便不能即時來信，務望暫候勿念。

大馬又拜

第二封信是寫給同道中人的，乃是

顏大哥、郭大哥……及各位班長：兄弟均請賜鑒。小弟忽不別而行，實深愧對諸位，但事實如此，不得不然。逆料各位素知小弟生性急躁，無論何事均喜說幹，馬上即幹，向不肯拖泥帶水，不怕各位責怪。小弟年來覺悟，以海盜爲職業，終非久計，不獨有斷頭斬首之慘，且亦被全國人民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將貽罵名於萬代，因此之故，小弟乃接受友人之盛意推薦，瞞蔽二位大哥各位弟兄，專程北上矣。以弟預算到京，俟將住宅覓妥，即以快函見告。兩位兄長請放吾母與妹北來，勿加留難，則弟感情不盡矣。荷弟開差期促，則又須仰託二位大哥照料家母舍妹，待弟返京再行緘達敬告也。一切均請海涵，他日有緣未嘗無重逢之日。尤有進者，吾輩青年爲國家中堅份子，當此內憂外患層層疊疊發生不已之秋，正宜投袂而起，爲國効忠，則較作殺人越貨之海盜，無異霄壤之分矣。叨在知己，套言不贅，即候

大安。諸兄弟均好。

小弟江大馬敬留

他將兩封寫好了之後，看了又看，深信字跡與江大馬極爲相似。這其間却有一個特殊的原因，不能不告訴與讀者。這三個海匪的頭兒，除却郭汝成不識多字，他和姓江的都很讀過幾年書的。這顏德俊又是一個聰明天質，在求學時代，便極歡喜練習小字的，像趙孟頫等的帖頁，曾用過五六年的苦功。這位江大馬也是寫趙派的小字，不過沒有顏德俊寫得那麼齊整罷了。所以顏大王欲模仿江大馬的落筆，却是巧而且好的一件事。他滅了燭光，逕返家中，那

四名心腹。早在門房中等他。一見面。顏大王便問他們所事如何。他們齊聲回答道。了結已久。他忽又皺眉說。海灘平淺。潮水每日總得退落一次。萬一明日忽然發現了他的尸體。那就不好煩啦。不談別的。單講到他的手下兄弟們。到底跟隨奔走多年。共過若干時患難。免不了有人出來給他報仇的。却怎了……胡二瘋子說。大王不要過慮啦。我們何嘗沒有想到呢。但是却不將他推下海難。是扔在珍珠潭下咧。那潭中水深二十多丈。兩三丈的鱷魚。成羣結隊。還怕喫不了他麼。對不住。是連骨頭要整吞整嚥呢……顏大王這才將心頭一塊石頭。權且放下。立刻滿臉堆下笑來。對他們贊勵道。這樣的幹。是最好的了。輕而易舉的。不露一些痕跡。此番你們功勞不小。待我離脫時。那必將你們四人一同帶了去。大家共同享下半世的老福。四人一齊稱謝。他們雖然知道在床下抄出來的小布囊中。必是價值很大的東西。但却不知道竟有數百萬的鉅數啊……這時小林却早將一頓夜飯。預備妥齊。當下聽得顏大王告訴他已經結果了江大馬的性命。他也自十分歡喜。一主五僕。一席六人。開懷暢飲。到東方發白。這才各自去安睡。在曉色滿窗。好夢正酣的當兒。顏大王耳朵裏徒然的聽得有悽悽切切的哭聲。和呼喚他自己的聲音。他不得已。睜開睡眼。只見江母江妹紅萼。淚痕洗面的。站在床前。另一人正低頭伏在茶几上。細讀一封信。他便是郭汝成。江母老婆婆的。將手中的一封信遞給他說……顏大哥。你瞧這是怎麼一回事。真叫不明白啦。好端端昨晚還有笑有說的。十分快活。怎的夜半時。忽然獨自到南京去投軍了。豈不是奇怪麼……顏大王疾速起床。故意連連問道。到那裏去。到那裏去……江母咽嗚着說。這還問什麼。他是到南京去啦。適才我說的話。你沒有聽得嗎。他忙道。沒有聽清……噢……他發瘋了。到南京去……江母哭道。是啊……當兵去啦……他又道。這奇極。在這裏自在爲王的。倒不如意。反要自投羅網的去受人挾制。他真瘋啦……他說着。又忙問郭汝成道。郭大哥。那緘是江大哥留下來的麼。郭汝成點頭道。是啊……你拿去看一遍吧。一個人說變馬上就變了……他一本正經的。將信接到手中。慢慢的展開來。從頭至尾。瞧個清楚。便將信擲在桌上說。這人的脾氣爽快。經不得人在旁邊一唆掇。要他幹什麼。都肯依從。此番可上了他朋友的惡當了。他就沒有仔細想想。他現在是一個什麼人。可以任意擅離海南島。官府正在懸賞購買我們三

個的身體性命哩。他竟貿然北上。這真是……盲人騎瞎馬……危險啊……江母聽得更是哭得不可開交。紅萼也隨着淚拋星眼。憂滿桃腮的傷感不已。郭汝成說顏大哥假使現在用報馬去追他。還來得及嗎。他搖頭道。你呆了。出門千條路。何況這裏靠着大洋。他一上了船。一片白茫茫。你又到那裏去尋找他的。不必白費心思了……好者。有我們兄弟倆在這兒。老太太儘可安心。勿愁。並不敢和老人家說客氣話。你老人家的令郎和我倆是生死之交。他雖然不在這裏。一切有我倆担當。難道還能置老人家與賢妹二人于不顧嗎。我更得大膽的說。我們三人雖屬異性兄弟。但義氣相投。勝過同胞手足。你老人家便與我倆的生母。又有什麼分別呢……接着郭汝成也安慰她母女一陣。兒這時顏德俊偷眼細瞧那大馬的胞妹。生得蛾眉皓齒。一張宜喜宜嗔的龐兒。十分齊整。原來顏江雖然日常在一起共事。但很難得到大馬家裏去。一次有時他便去時。那紅萼還守着詩書門第的舊家風。不論大事小事。皆由她哥哥個人應付的。所以她除掉侍奉老母。練作女紅。便輕易不出閨門一步。郭汝成在前天的早晨。因商議發餉的手續。到江家在無意瞧到了她。也自目定魂移。暗暗驚異。道想不到江大馬的家裏。還藏着這麼一個絕世的美人呢……顏大王也在打着算計。道她生得這樣的。可人意兒。我又是一個獨身漢子。倘能嫁我爲室。那麼我必好好的養他。家母女一生一世。這就是他哥哥被我所害。我負責終養他母親的天年。禮尚往來。循環果報。也叫我的良心方面過得去些。豈不兩全其美麼。只怕小女兒家的心事。不易捉摸。未必就能如我願望吧……但是天下事。無論怎樣的困難。只要一專心。那絕對沒有不成功的道理。何況他那最難說話的哥哥。已經死在我手。只消在老娘的身上稍用一點功夫。那還愁不上我的圈套麼……他想到這裏。便開口說。伯母大人。儘請放心。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想大馬兄弟爲人爽快仁寬。必不致有其他岔事發生的。只消稍待幾日。必有音信回來的。現在伯母家中沒有一個男子。撐持門戶。而且住的地方。又自荒僻。非常不如請你老與賢妹。權且搬到我的私寓住幾天吧。等大馬兄一有信緘回來。那麼小姪立刻預備船隻。送伯母與賢妹前去好麼……她倆還沒答話。早見郭汝成搶着說。顏大哥的府上人多地仄。倒不如到兄弟那邊。請伯母與賢妹住到東廂房的一所宅內。而且我那裏的丫頭婢女們。都還伶俐可使用的……他倆好

像原被在法庭上作最後辯論一般。只眼巴巴的靜候法官批判。江母嘆道：二位憐恤孤苦，高義深情，確令人異常的感激。不過我呢，隨便住到何處，那是沒甚關係。只我那紅兒脾氣古怪，舉動羞怯，她在北宅裏住好多時了，後園裏被她栽了不少花木之類的東西。前一次小兒要遷移到市南來，這丫頭不肯離那老房子，真是淘氣得很。現在我想，還是在老宅住幾天罷。請二位派遣一個年高老誠僕奴，另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使女，作伴作伴便行。……顏大王忙道：如果賢妹愛花，那倒不難。祇要和六祖下寺的老方丈商議一下，請他將寺內的大花園邊門開放，便可以直接通到我的宅內。我並不敢硬要求伯母賢妹，到這裏來住，因為有兩個緣因：一則江大哥離家他去，家中沒一個男子到了夜半更深的當兒，那地方在市梢頭，冷靜得很，市鎮上近來時有過路的強盜經過此地。『萬一』不可不防啊。……再則伯母睹物思人，觸景傷感，年紀高邁的人，還經得起時常悲傷流淚，不怕苦壞了身子麼。……郭汝成却又開口說：大哥你的意思，固然是對的。但老伯母既不願搬遷，那還是依他的本意，來得自然。我們在暗地內多派幾個人，在暗地照應着就行了。顏德俊暗自沉吟道：此人三番兩次從中阻撓，一定是有用意的啊。……唔，他也是一個沒有女人的獨身漢子呀。……唔，唔，唔……怪不到他。……這時江氏起身，帶着女兒告辭了。從此以後，顏郭二人不知不覺的，就走上情場對敵的路道了。每天早上，顏郭兩個，都得先後到江家去，給江母請安問好，贈衣送食，殷勤的了不得。顏大王究比較郭汝成多讀二年書，當然較他善用心機了。他却注實全神去奉承江老太太，因為他平時在這老太太的口中，聽得紅蕓小姐是一位難得的孝女，對於她的嫡，真是百依百順。談到那位郭汝成大王呢，他却王張不走邊徑，直接活動到江家來，都是與紅蕓小姐談長說短，搭訕個不了。有一天江母忽然在背脊後生出一個毒瘡來，紅腫奇痛，日夜呻吟不息。顏大王知道孝敬的機會到了一面，派人騎馬星夜到文昌縣城中去請名外科劉海仙，請了來。一面他本人在老太太的榻前，問寒噓暖，形狀極為焦灼。由早晨直到午後二時之後，還沒有喫過一口飲食。江母好生過意不去，連連的催他去用飯。他直是說腹中不餓。一會兒倒茶送過來，一會兒又拿煙送過來，更有一會兒跑到門外去，望望那請醫生的回來，沒有端的，忙得要死，急得發昏。……但始終沒有與紅蕓姑娘說過一句話。至